

●《紀實奇觀》叢書

# 仙緣風情錄

陳景和 著



●《紀實奇觀》叢書

# 仙緣風情錄

陳景和 著

(吉)新登字 05 号

仙缘风情录 XIAN YUAN FENG QING LU

陈景河 著

责任编辑:刘明涛

封面设计:章桂征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 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)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3.125 印张 2 插页

320 000 字

白城市印刷厂印刷  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1992 年 6 月第 1 版

199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2 000 册

定价:7.50 元

## 编辑说明

这个真实而荒诞的故事，发生在吉林省延边的一个山村里。曾被列为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二起“反革命特别大案”。悲剧的主角和配角都令人瞠目不解，他们的思想行为既浅薄愚昧，又颇值得人们深思。

这部纪实体长篇小说既有真实又有作者的创造，绝非一人一事一言一行全部真实，这是作者创作总体构思的需要，塑造人物的需要。有关读者不要以某人某事的真假到书中对号入座，指责挑剔。

几年来，各种迷信活动又有沉渣泛起之势。请看一看这部作品，迷信害人深之惨之烈，便不会再信什么神鬼仙了，再蹈迷信的覆辙，

作者和编辑的目的即在于此。

## 目 录

|    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1  | 亡命人惶如丧家犬 .....   | (1)  |
| 2  | 小山村命案惊天地 .....   | (3)  |
| 3  | 金美姬一进延东村 .....   | (7)  |
| 4  | 骚柳富垂青美亲家 .....   | (13) |
| 5  | 李磕巴龙井侃大山 .....   | (19) |
| 6  | 虎落平川受犬欺 .....    | (23) |
| 7  | 景小蕙出阁成大礼 .....   | (27) |
| 8  | 静悄悄洞房花烛夜 .....   | (32) |
| 9  | 小夫妻夜话“星辰录” ..... | (37) |
| 10 | 贤小蕙忐忑聆说教 .....   | (40) |
| 11 | 郑老汉粪场受欺凌 .....   | (44) |
| 12 | 李秀兰首次听仙语 .....   | (48) |
| 13 | 美人胎子“娘娘”料 .....  | (54) |
| 14 | 壮哥哥乱情娇妹妹 .....   | (58) |
| 15 | 王武杯酒说仙山 .....    | (61) |
| 16 | 前世秀贤“皇王”妻 .....  | (67) |
| 17 | 惊仙语魂飞云天外 .....   | (71) |
| 18 | 胡家倩女惊梦来 .....    | (75) |
| 19 | 权借今月说忠心 .....    | (79) |
| 20 | 惊恶梦阿姐泄秘 .....    | (84) |
| 21 | 说狐女解惑谭半仙 .....   | (88) |
| 22 | 嫁皇王秀女重出阁 .....   | (92) |
| 23 | 叹人间难了一个“情” ..... | (97) |

|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24 | 升仙阙喜宴活神仙·····   | (100) |
| 25 | 避“白虎”玉梅再婚·····  | (106) |
| 26 | 封天帝仙位初议定·····   | (112) |
| 27 | 争层天少媳妇论理·····   | (116) |
| 28 | 勇小蕙辣语挫骄男·····   | (120) |
| 29 | 说姻缘李家双议亲·····   | (127) |
| 30 | 柳河岸凡王论道·····    | (134) |
| 31 | 金美姬二进延东村·····   | (139) |
| 32 | 望长白色胆惊破·····    | (144) |
| 33 | 娶狐女李刚倒插门·····   | (150) |
| 34 | 窥仙山触目惊心·····    | (155) |
| 35 | 遭仙欺李刚失真元·····   | (160) |
| 36 | 失梅鹿问卜延东村·····   | (164) |
| 37 | 伤心泪洒情天恨海·····   | (169) |
| 38 | 大碇子挖宝遇险情·····   | (175) |
| 39 | 起战云梦魇仲秋夜·····   | (182) |
| 40 | 有阻拦仙山重开战·····   | (188) |
| 41 | 拧兔套凡王忆当年·····   | (194) |
| 42 | 跳石碇先行官报信·····   | (199) |
| 43 | 小李刚阴魂归地府·····   | (204) |
| 44 | 冒失鬼惊破绿纱被·····   | (207) |
| 45 | 证前缘少女泪花流·····   | (211) |
| 46 | 疑奸情凡王搜李铁·····   | (215) |
| 47 | 起死回生万黄大点兵·····  | (220) |
| 48 | 金美姬三进延东村·····   | (225) |
| 49 | 岳阳怪客延东斗法·····   | (228) |
| 50 | 姜公安戏取“天寿星”····· | (236) |
| 51 | 旋风崖凡王寻死·····    | (238) |

|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52 | 鞭铜佛动地惊天·····    | (242) |
| 53 | 弄药书埋下祸端·····    | (245) |
| 54 | 开山屯跳崖惊柳富·····   | (249) |
| 55 | 岳阳客漫话说玄机·····   | (253) |
| 56 | 榛柴沟玉良泄天机·····   | (256) |
| 57 | 李秀贤痴揽外路仙·····   | (258) |
| 58 | 走险途娘舅乞神判·····   | (261) |
| 59 | 打烟杈王祥耍小帐·····   | (265) |
| 60 | 伤心事告示众乡亲·····   | (267) |
| 61 | 擎尖刀再演逼宫戏·····   | (271) |
| 62 | 郑永福勇闯鬼门关·····   | (277) |
| 63 | 恨几多恋情难割舍·····   | (280) |
| 64 | “天鸣娃”怒掷追命索····· | (285) |
| 65 | 指挥部瞄准漏网鱼·····   | (288) |
| 66 | 老郑头惨中回马枪·····   | (291) |
| 67 | 母子情血泪拘留所·····   | (293) |
| 68 | 人说道“老九不能走”····· | (296) |
| 69 | 兴趣倾斜“老九”问案····· | (301) |
| 70 | 特大案定性埋杀机·····   | (305) |
| 71 | 拆信笺“老九”泄私情····· | (309) |
| 72 | 莫忘耶人心隔肚皮·····   | (313) |
| 73 | 泽春林二下呼兰河·····   | (319) |
| 74 | 送烤饼巧会意中人·····   | (322) |
| 75 | 批斗大会五彩纷呈·····   | (325) |
| 76 | 小“秀秀”折翅绿纱窗····· | (330) |
| 77 | 惊奇语首长横眉·····    | (333) |
| 78 | 苦命女婚拒红社员·····   | (337) |
| 79 | 小刁民怒闯庆功宴·····   | (340) |

|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80 | 伤同命义放笼中鸟·····   | (344) |
| 81 | 忍字头上横把刀·····    | (348) |
| 82 | 女子是块丰腴土地·····   | (352) |
| 83 | 蝎子急了蜇一口·····    | (356) |
| 84 | 夜游神巧布连环雷·····   | (360) |
| 85 | 冻土层埋下爱情种·····   | (363) |
| 86 | 夜沉沉金子遭暗算·····   | (365) |
| 87 | 死者对生者的访问·····   | (368) |
| 88 | 婚宴上的神秘歌手·····   | (373) |
| 89 | 惊煞人白天活见鬼·····   | (377) |
| 90 | 搅乱了男女悄悄语·····   | (381) |
| 91 | 告御状遣将“穆桂英”····· | (386) |
| 92 | 多谢了丐帮女娇娃·····   | (390) |
| 93 | 常言道宁住店莫投亲·····  | (396) |
| 94 | 卖草屋情动众乡邻·····   | (400) |
| 95 | 甚荒唐到头梦一场·····   | (404) |
| 96 | 别亦难依依杨柳烟·····   | (408) |
| 97 | 人命案又起延东村·····   | (411) |
| 98 | 南行车一对蹊跷人·····   | (413) |

## 1 亡命人惶如丧家犬

老郑家一家老小，跟头把式地窜回家，真个是匆匆似漏网之鱼，惶惶如丧家之犬。

老爹郑永福返身关上院门，喘息稍定，低声喝道：“快，进屋！”

郑玉良拥着妈和兄弟姐妹忙忙进了屋。爹却没进屋，他把手中那半瓶致命的东西塞进鸡窝，站起身，往院外望了一眼，赶忙进屋来，关上屋门，喘息着。老爹见家人还都愣怔怔地站在地上，便低声而急促地喝道：

“睡觉！都睡觉！”

玉良和弟妹们上炕，窸窸窣窣地脱衣。只听老爹吼道：“别脱！别脱衣裳！”

郑玉良心里好笑，什么了得的，吓成这样？我看他敢撑下来？

老爹站在屋地上，开始数头口。全家总人口，他是没忘的：一、二、三……怎么才八个头，他的头“嗡”一下。大儿子郑玉臣、二儿子郑玉良象马弁似的站在他身边，他怒声道：“躺下去！”

玉良暗自发笑，见大哥去炕梢卧下，自己也挨着哥哥躺下了。

老爹仍站在地上数，数了两遍，自言自语地：“不对，还缺两口！”

“把我姐也算了吧？”老大提醒道。

噢，对呀，大丫淑芝嫁人了！老爹又数一遍：“小五、小四、小三……还是缺一口？”

玉良笑了：“爹，把你自己忘了吧？”

“噢！”老爹不语声了，挤了个人缝，也躺下来。

大家静听外头的动静。玉良偏是不省事，没一会便去掀动南

窗。

农村的窗子是上下两扇的，上扇是活动的，可以掀起来。

郑玉良先是掀了个缝听动静，继而伸出脑袋去张望。

“关窗！找死啊？”

老郑头吼了一声。

老郑头不吼倒也罢了，这一吼反倒使郑玉良跨出一只脚，旋出去了。

“咚”的一声，踏着鸡窝跳到当院子。

老郑头大喊：“滚回来！兔崽子！”

“你们忘了？树上挂的大字报！”

哎哟，对呀！我的娘啊！可毁了，学校的树上挂着留给乡亲的“告示”……得拿下来。他当机立断，决定自己护家，老大老二去拿。

老大老二去了。屋里静了，只有柜上的马蹄表咔达咔达地行进。老郑头屏住气，静听外头动静。过了大约一袋烟功夫，玉臣和玉良回来了。老二把窝成一团的“告示”递给老郑头。老郑头点着火，把告示塞进灶坑里。大家重新躺下。

10分，20分，30分……马蹄表仍咔达咔达地行进，玉良的心咚咚跳。弟妹们累了，睡了。妈妈和哥哥也打熬不住，发出粗重的呼吸。爹爹是也睡了。唯有他，一点睡意也没有，秀贤、秀梅那么好的姑娘真地随着去了？他巴望他俩能跑出来。还有景小蕙没回来，真是万幸！朴金子呢？大约在家睡觉。唉，好险见不着他们了。

一道闪电划亮窗纸，老爹霍地坐起来，象一匹机警的老骆驼。一声脆雷，哥哥又坐起来。原来他们都没睡。

“爹，下雨了！”

“哎呀，你们快睡吧！”老二不耐烦地。

“睡吧！”爹说。

外面的雨，慢一阵，紧一阵，夹着雷。雷电住了，只剩下淅淅沥沥的雨。

单调的雨声象粘稠的催眠曲，玉良两眼发涩了，朦朦胧胧的，象是在上坎老李家东屋，跟王文掰腕子，别看你有劲儿，我真不服你。旁边站着王文年轻媳妇景小蕙。小蕙你是向着我还是向着王文吧？他暗暗用上了劲儿，王文也用上了劲儿。他瞥了一眼西屋，毯子上躺着表哥王国清和李家姑娘秀贤……妈的，在仙山上是你媳妇，在这儿也该避讳点呀！突然，有人喊“救火”“救火”，西屋的红毛毯下面喷出火焰，飞了出来。上头的一男一女伸出手，把王文和小蕙拽了上去，小蕙不情愿地回过头，用渴望的眼光望着他。“小蕙，别去！”他边喊边撵，毛毯上的男人向他鄙夷一瞥，仿佛说：“哼，你休想上仙山！”他边喊边拼命撵去，身子也腾了空，那男人一推手，他一头栽了下来。“不了得啦！”他惊出一身冷汗。坐起来，一听，屯里确有人大喊“救火”，并传来杂乱的脚步声。他知道，事情发生了。家里人也都相继醒来。他坐在炕沿上，边系鞋带边说：

“哥，咱们得去救火！”

是呀，是该去救火，不然人家该有疑心了。爹和哥也坐在炕沿上，急急地穿鞋。

“走，救火去！”爹重复了一句。

“小心啊！啥话也别说啊！”妈叮嘱道。

## 2 小山村命案惊天地

老李家的障子已被踹倒，正房西间已烧塌了架，火正向东屋蔓延。因下了雨，火势不太凶烈，火场白烟弥漫。村民们把一盆

盆水泼向燃烧的草房，没见李家的人，也没见王家的人，莫非都走啦？

“屋里有人，先救人！”有人喊。

门闩着。有人翻窗进去，打开了门。

先抬出三个小伙，短衣打扮，腰里别着匕首，手持扎枪，是卧在锅台上的。火燎着了衣服，面容可辨。玉良的头“嗡”一下，他认得那是王文、李君和李敏。

东屋抬出了胖壮的老头和老太，玉良的头又“嗡”一下，象要炸开，这是他姑姑和姑父呀！只听他身旁的爹“哎哟”一声，苍白着脸，倒下去，他一把抱住：“爹，爹，不行！这是什么地方！”老大玉臣也跑过来。

过了一会儿，老爹睁开眼。玉良示意大哥，把老爹扶回去。

西屋抬出的尸体焦臂烂腿，让人睁不开眼。

正忙乱，队上的干部到了。先是大队支书徐东日，这位延东村最高首脑没了主意，搓着双手，在院里发着惊慌的“哎咕”声。在他的领地上，发生这么大乱子，他吃不了得兜着走。接着来了大队民兵连长金勇，他完全没有徐书记的惊慌。他见现场这样乱，有人搬动尸体，便轻轻骂了一声“唏毕”<sup>①</sup>，接着大吼一声：

“你们不要动啦！什么的乱动？”

金勇布置保护现场，电话报告上级。

九时整，延边州保卫部组成的庞大的现场勘查小分队乘摩托车和吉普车赶到。

现场已用草绳圈定，闲杂人等一律不得接近。办案人员进入院内时，这里静悄悄的，部分尸体已被救火村民搬至院中，西头半塌落的草屋飘着缕缕白烟，空气中夹杂着焦糊的叫人不舒服的气味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唏毕：朝鲜语，骂人话。

现场很快查明，死者为村民王国清一家老小十二口，李海峰一家九口，李的寡嫂张桂清一家四口。三户人家共二十五口。

怪事，下坎王国清一家怎么跑到上坎老李家来了，而且死得几乎一口不剩？

勘查尸体现场分布情况，也叫人疑窦重重。外屋锅台上仰卧着三个年轻的壮小伙，他们分别是十九岁的李敏，二十二岁的李君和王文。手中或持利斧或持扎枪，上头均刻有各自的名字——××兵刃。三人新衣新帽，持“兵器”，做守护门户状。这是此案又一奇处。

偌大的东屋，南北大炕上各卧着七十九岁的王祥和六十六岁的老伴郑桂英。王祥为王国清之父，背着一黄布包，内有小泥佛一尊，做长途旅行状。别人都是衣着新鲜，唯他旧衣旧裤，且脖子上有明显索沟，索沟为0.5公分。是谁把老汉勒死的？

上述五具尸体，由于没有接触火场，衣着齐整，极易辨认。热闹的是西屋南北大炕上，共二十具尸体，由于接触火场，着装全部烧毁，面目也焦灼难分。请熟识的村民一一验看，发现李、王两家的人，各自分卧南北大炕，排列齐整，一丝不乱。唯李家秀贤姑娘领一叔妹与王家的人卧于一炕，俨如一家之人。

查死者均无外伤，现场也没有发现撕打搏斗痕迹。解剖验看胃内均有强烈农药味，胃粘膜广泛性斑点状出血，经四具尸体胃内容物动物试验观察，四只小鸡各食胃内容物后，均在十五分钟左右死去。而将死者食后残剩的饭菜掷与小鸡食用，没见小鸡有任何反应，活活泼泼地活着。

现场勘查和验尸证明，除王祥颈部有绳索窒息之索沟外，其他人均为食物中毒。何人投毒，为何投毒，均不得而知。验查死者食后残存饭菜，里边不含毒物。且内中人员有带佛者，有带兵器者，让人费猜。

这就是延东“七·九”事件，一桩奇异的命案。

对老郑家来说，这桩命案是一点奇异处也没有。自从州保卫部的摩托和吉普开进延东村，老郑头再也没出屋，蹲在地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，也不让老二出屋。老大郑玉臣则躺在炕梢，昏睡不醒的样子。唯独郑妈和其他几个孩子出出进进的，不断把消息带回来。

没见开山屯有人来。也没见龙井方向有人来。

下晌老郑婆回来悄声说：“龙井来人了！”

“谁？”老郑头问。

“秀兰两口儿，在草绳圈外看！”

“快，偷着告诉他们，别来串门！”

二百多户人家的小村，二十五口人突然死于燃烧的草屋，事件本身之严重怎么说也不过份。事件惊动了北京，公安部权威人士认为，这是解放以来第二起“特别大案”。顺根找蔓，顺蔓摸瓜，连拉带拽，竟牵扯到全国七省二十八县，三百六十多位男女囊括其中。悲剧连台，让人瞠目结舌。如今活下来的人仍然谈之色变。

还原那时的生态，未必有趣；仙逝者留下残余的棋局，却耐人寻味。笔者倾阅卷宗，走访当事者，历时十年，困惑十年，未得其解。幸而征得两册《实录》，全名曰《仙缘风情录》。纸稿残缺不全，且后部迷失无稿，疑为办案人随手所记。观其内容，虽多有伤时愤世之处，亦是过眼烟云，已无大碍。唯可骇者，衣食男女，生死攸关，笑语痴痴，你贪我爱，信马由缰步入地狱之门。读之慨然。于是躲进山林，居草屋，喝泉水，披阅增删，续补不足，分章理目，题名仍袭《仙缘风情录》，刊行出来，请高明的读者也来解解这局残棋。

### 3 金美姬一进延东村

榛柴沟口的延东村，虽不过是弹丸小屯，也是三四百户人家，一千多人口。每户人家之一口一丁，亦有一部历史，真不知从哪儿开始写起。恰巧这时从四十里外来了一位朝鲜侨民，她体态丰盈，举止高雅。这位中年妇女从车站出口一出现，磁石般引来不少目光。

这是中国历史上极特殊的年月，莽莽神州一片红，芸芸众生一片“缘”——军衣军帽成了时尚的衣饰。花色艳丽的服饰，绝无仅见。象她这样金坎小褂、紫红长裙，典型的朝鲜贵妇打扮，就是舞台上也难得看见了。无怪她一出检票口就引起不小的“轰动”，人们的眼光几乎全流露着惊讶。爱美的女人带着羡慕，“革命派”女人带着忌恨，而男士们或直勾勾地盯，或下作地做鬼脸。后头孩子们跟了一大帮，恶作剧地嗷嗷叫。使得伴她而来的柳富也格外精神起来。观者那惊异的目光，异样神情，显然把他俩当成“天生的一对”了。柳富是巴不得一辈子伴着她这样走路，身子故意贴得很近，见了熟人只矜持地点头，并不轻易把这位极风韵的女人介绍给人。让好事之徒纳闷去吧！谁能有我柳富的艳福？

这位女子好像是第一次来延东村，出了站台四下望，这叫啥屯子哎，房子羊屎蛋子样离离拉拉座落在沟帮上。一条浅浅的山沟，浅浅的河泛出黄黄的沙，沟口外是一望无际的稻田。时候是初夏，地里的稻已泛绿，一畦一畦地铺向极远的山根。没见险峻的大山，也没见飞湍的大川，看不出有什么好风水。女人侧过身，疑惑地问：

“哥哥，这地方的，是呀？”

“是呀，妹子呀，这就是延东村！”

柳富显得异常殷勤、快活。

女人有点半信半疑，嘴里不经意地“哎咕”了一声。

出了站，步行四十几步就接近屯子边儿。土道凸凹，畜粪遍布，草芥狼藉，几乎没有插脚之处。村民面有茶色，来去匆匆，看不到脸上有欢快。供销社的红砖墙上照例写着楷体的巨大标语：“敬爱的毛主席，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，我们无限忠于您！”公社农具加工厂细高的铁烟囱上写着最新口号：“要准备打仗！”

女人看到“打仗”二字，似乎有些不安起来：“哎呀，他家在哪边呀？”

“下边的，快了！”与朝鲜人说话，不能讲究语法。

“你妹夫的，什么样人呀？”

“一个鼻子俩眼睛，跟我一样的人！哈哈，长的嘛，还不如我呢！”

“不是那个，我们来，他能高兴啊？”

“你就跟我走吧！”

“哎咕，见了他，你的多说话吧！我的害怕呀！”

“哈哈！”柳富大笑。

一字排开的五间房，虽是木椽草顶，也还整齐，最东的一间象是仓房。胖壮的老王祥和他老伴郑桂英，正在晾晒小豆，往外挑捡砂子。他俩停下手中活，笑容满面地迎客。进屋。烧茶。

这里刚刚坐稳，里屋出来位女人，怀抱的孩子吮着奶头，女人呀呀叫着，冲着柳富：

“呀，哥，什么风把你刮来的？俺当你过富了，不进妹的门了呢！”

女客人便知道是柳富的妹子了。妹子明显地把疑惑而冰冷的目光投向女客人。

柳富紧忙介绍说：“是亲家，叫金美姬，住兴隆四队，来看看病！”又指了指对面的：“我妹子，柳亚琴。”

金美姬礼貌地鞠躬，又向两位胖老人鞠躬。喜得两位老人忙忙让座。柳亚琴却仍旧冷冷的。金美姬心里挺犯寻思。

没容她多想，柳亚琴已开口道：

“哟，有了亲家母？好富态呢！多咱把侄媳领来。姑姑也欢喜欢喜！是呀，我这个穷姑，有没有一样！你说亲家来看病？这可是烂草帘子，提不得了！是啥时候哟，你还带亲家看病！”

柳富知道妹子刁钻而贫嘴，没去接茬。

公公王祥见儿媳敞着怀不是规矩，略坐坐出去了，老太太只是干坐，很少言语，只有柳亚琴口若悬河，话象一团烂麻，没头没尾地往外拽，也不管听的人得意哪一口，荤的素的一齐端。

好歹寻了个喘气功夫，柳富立起身，说到别家走走。

“回来吃晌饭啊！”老太太发出邀请。

“回来，怎么能不回来！”老王祥冲着客人吼。

金美姬很纳闷，这个柳富，只管嘻嘻哈哈唠嗑，怎么不问王国清在哪儿？

她跟着柳富又往东，转南，又进了一家院落。

三间草屋，一块园地，格局虽说与王家不差啥，从檐下齐整的农具，园里那深绿色的黄烟，可以看出主人的精细和能干。

墙根处站起一个细高的男人，细白面皮，容长脸，五十几岁的样子，一顶蓝布帽更显出他的朴实。他见柳富，老远就打招呼。

金美姬一看此人相貌堂堂，稳健持重，便以为是那位半人半神的王国清了，就要上前施礼。柳富忙忙地止住说：

“这是老郑家，国清的舅舅，咱们也得叫舅！”

金美姬很别扭地叫了一声“舅”。

接着出来了舅母，微黄的头发，黄白面皮，眼睛眯着，样子是眼神不强。直到跟前才认出是开山屯的柳富，笑得哈哈的：“你